

鲁迅杂文选讲

(下 册)

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
一九七三级师生编写

鲁迅杂文选讲

(下册)

一九七六年十月

为了忘却的纪念^①

—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②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③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④上有一点隐约其辞^⑤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⑥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⑦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⑧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⑨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⑩。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

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⑪，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⑫。他象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象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抓了”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⑬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⑭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⑮，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⑯（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 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①⑦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①⑧。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①⑨,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②⑩之类的手里呢,这岂不冤枉!

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是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②⑪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②⑫,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子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

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②③}，觉得好象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②④}。目的是在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②⑤}，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②⑥}，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②⑦}，印《艺苑朝华》^{②⑧}，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落谷虹儿画选》^{②⑨}，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戮穿叶灵凤^{③⑩}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③⑪}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③⑫}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③⑬}烧掉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

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距离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③④}；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③⑤}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

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四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③⑥}。

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③⑦}，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③⑧}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③⑨}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④①}。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④②}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④③}里。不几天，即听到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④④}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④⑤}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④⑤。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记录。此案累及太大④⑥，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④⑦。祝好！

赵少雄④⑧ 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
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
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象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

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沈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沈静下去了，然而积习④⑨却从沈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⑤⑩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⑤⑪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⑤⑫旗。忍看朋辈⑤⑬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⑤⑭，月光如水照缁衣⑤⑮。”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⑤⑯。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⑤⑰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⑤⑱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ätheKollwitz）夫人⑤⑲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⑤⑥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⑤⑥，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沈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沈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沈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⑤②《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七——八日。

【注释】

①本文写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至八日，为柔石等五位烈士牺牲两周年而作。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现代》第二卷第六期。后由作者编入《南腔北调集》。

“忘却”和“记念”是两个矛盾的概念，既然要“记念”，当然不能“忘却”，然而作者偏偏在“记念”前面加上“为了忘却”这一定语，把它们统一在题目里，这是另有深意的。可以肯定，作者是永远也不会忘却这些革命前驱的，在写作本文之后，作者还写了《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写于深夜里》、《白莽作‘孩儿塔’序》等，这些都是为悼念“战死者”而作的；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作者还说：“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我曾经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以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象活着一样，……”以上这些，足以证明作者实际上是不能将这些死于敌人屠刀之下的青年作家忘却的；而偏偏写成“为了忘却”，这正表明心情悲愤已极，这本身就是对国民党血腥屠杀罪行的愤怒控诉；同时说明，作者不愿被这种心情所压倒，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用实际的斗争来记念为革命文学的发展而英勇献身的烈士。写作本文主要在于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者，摧残革命文艺的卑劣行径，因此它实际上也就是这一决心的具体体现。这些，可以说就是“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寓意所在。

②竦(sǒng)身 身体向上耸。

③五位青年作家：

白莽(1909-1931)即殷夫，原名徐白，又名徐祖华，浙江象山人。十七岁即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专心致力于党的青年运动，并担任共青团中央地下刊物《列宁青年》的编辑，一九三〇年五月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平时从事诗歌创作。作品有《孩儿塔》、《伏尔加河的黑浪》。

柔石(1901-1931)原名赵平复，浙江台州宁海人。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大学旁听。曾任过《语丝》和《朝花》的编辑。一

一九三〇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左联”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编辑部主任。一九三〇年五月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作品有《疯人》、《二月》、《希望》、《三姊妹》、《旧时代之死》、《为奴隶的母亲》及散文《一个伟大的印象》。

冯铿（1907—1931） 又名岭梅，广东潮州人。一九三〇年五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作品有《重新起来》、《红的日记》等。

胡也频（1905—1931） 福建福州人。一九二八年到上海，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左联”执行委员，并任工农兵通讯运动委员会主席。著有《也频诗选》、《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等。

李伟森（1903—1931） 原名求实，湖北武昌市人。中国共产党初期党员，职业革命家，曾担任过党团组织的许多重要职务。“五四”时期曾参加武汉学生运动和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一九二七年以后主办《上海报》（中央机关报《红旗报》的前身）。一九三〇年春参加“左联”工作。一九三〇年五月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著译有《杜思退也夫斯基评传》、《小品文杂感集》等。

④《文艺新闻》 “左联”领导的一种文艺周刊，一九三一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主要报道文艺界动态。

⑤隐约其辞 故意把话说得含混不清。

⑥林莽 楼适夷的笔名。浙江余姚人，文艺工作者。

⑦彼得裴（1823—1849） 通译裴多菲，十九世纪匈牙利爱国诗人，资产阶级革命家。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抵抗奥地利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后战斗中英勇牺牲。

⑧《奔流》 文艺月刊。鲁迅主编。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

创刊，出至第二卷第五期（1929年12月）停刊。

⑨亭子间 旧上海楼房中一种黑暗狭小的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上是晒台，下是厨房，租金比较低廉，贫苦的文艺家、知识分子和小职员，多半租住这种房间。

⑩又去跑他的路了 指又去从事革命工作。

⑪罗曼谛克 英文Romantic的音译，意为“浪漫的”。这里有富于幻想，喜欢新奇的意思。

⑫曲译 歪曲原意的译法。

⑬捕房 巡捕房的简称。巡捕房是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租界”内设置的压迫人民和维护特权的一种机构。这种机构里的警察称巡捕。

⑭明珠投暗 明亮的珍珠掉在黑暗的地方。这里比喻好东西落到坏人手里。

⑮一本散文，一本诗集 指裴多菲的小说《绞吏的绳索》和《裴多菲诗选》。

⑯《莱克朗氏万有文库》 法国小莱克拉姆。菲力普一九二八年在来比锡以其名字创办出版社，经营小品文、古典文学的出版；因一八六七年出版了具有民族风格的文学丛书《莱克朗氏万有文库》而闻名。

⑰丸善书店 当时日本东京一家出售西文书籍的书店。

⑱惴惴（zhuì 坠） 惶恐不安的样子。

⑲情随事迁 心情随着事情的变化而变化。

⑳三道头 指当时上海租界里的外国巡捕。因为这种巡捕的制服臂章上印有三道白色横纹，所以被称为“三道头”。

㉑分子 因素、成份。

㉒景云里 在上海四川路东横滨桥附近，是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的最初住地。

②③方孝孺（1357—1402） 明朝著名学者，浙江宁海人。是明惠帝的文学博士。他效忠明惠帝，当燕王朱棣（惠帝之叔）攻陷南京，自立称帝，命他起草即位诏书时，他坚决不从，并骂燕王为叛贼，为燕王所杀，并灭十族，一直牵连到他的朋友，被杀者八百余人。鲁迅因其与柔石同乡，故有此联想。

②④朝花社 一九二九年一月鲁迅和柔石等几个文学青年创立的文学团体。古代“华”与“花”通用，所以下文又作“朝花社”。

②⑤版画 木刻、石刻、铜刻等画的总称。

②⑥《朝花旬刊》 鲁迅与柔石合编，一九二九年六月创刊，共出十二期。

②⑦《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 朝花社出版物之一，共两集，即《奇剑及其它》和《在沙漠上》。两集共收比利时、法国、捷克、匈牙利、苏联、犹太、南斯拉夫、西班牙等国短篇小说二十五篇，分别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和九月间出版。

②⑧《艺苑朝华》 欧美、苏联和日本的美术作品选集，共五本，鲁迅编选，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由朝花社出版。

②⑨《落谷虹儿画选》 日本现代画家落谷虹儿版画选集，共收作品十二幅，鲁迅编印，是《艺苑朝华》的第二本。

③⑩叶灵凤 国民党反动派“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走卒，他当时所画的刊物封面和书籍插图，常常模仿甚至剽窃日本画家落谷虹儿的作品。《落谷虹儿画选》一出，叶灵凤的卑鄙行为完全被揭穿了。

③⑪人心惟危 语见《书经·大禹谟》。这里的意思是说人的心地险恶，不可揣测。“惟”文言虚词，无实意。鲁迅借用这句话是用来指上文说的那种情况，即坏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买友，怎样的吮血。”

③②戈理基（1868—1936）即高尔基，苏联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是高尔基一九二五年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描写了阿尔泰莫诺夫一家三代人及其“事业”的历史，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真理。

③③兵火 指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时轰炸商务印书馆。当时有许多出版物和原稿毁于日寇炮火，所以鲁迅有这些译稿被烧的揣测。其实，柔石的两部译稿当时未被烧毁，而是商务印书馆将他们积压了下来，直到几年后才出版。

③④急于事功 做事急于成功。

③⑤《拓荒者》 “左联”文艺刊物之一，一九三〇年一月创刊。

③⑥永诀（jué决） 永别。

③⑦就在一个会场被捕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党组织正在上海东方饭店召开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唐禹告密，出席会议的柔石、殷夫等36人被英租界巡捕逮捕，两天后，即由英租界法庭引渡到中国公安局，又由公安局解到警备司令部，关进龙华监狱。延至二月七日深夜便被枪杀和活埋于龙华警备司令部广场。

③⑧《说岳全传》 是讲宋代岳飞抵抗金国侵略的一部旧小说，广泛流传于民间，清代钱彩编次，金丰增订。其中第七十回说：杭州有个和尚，因为反对秦桧，秦桧就派差役何立去捉他，当何立刚到庙门前他就坐化了，留下一个“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

③⑨坐化 和尚临死之前盘膝而坐，然后死去，叫“坐化”。

④⑩偈（jì技）子 是和尚做的几句很短的韵文，用来说明一个道理，或预言什么，当然是迷信的玩意儿。偈子中的“西方”，即佛祖所居的天竺，亦称西天。“向西方走”意即死去。佛教徒迷信，认为好人死后灵魂能升西天。

④①涅槃 (nièpán 聂盘) 梵语音译, 佛教名词, 寂灭、解脱的意思。佛和高僧的死也叫涅槃。这里引申为死亡的意思。

④②客栈 指上海黄陆路日本人开的旅馆花园庄。柔石等被捕后, 鲁迅的处境更加危险, 被迫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下午携带许广平、海婴避难于此, 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才回寓所。

④③囚系 拘押。

④④同乡 指王育和, 当时在沙逊大厦慎昌钟表行做事, 和柔石同住在闸北景云里二十八号。柔石在狱中买通一个送饭人, 把字条传递出来送给王育和, 又由王育和交周建人转给鲁迅。

④⑤龙华 在上海西南郊。当时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设在这里。

④⑥累及太大 牵连的人太多。

④⑦诸望勿念 希望一切不要挂念。

④⑧赵少雄 柔石在狱中的化名。

④⑨积习 长期形成的习惯。这里指写诗作文同敌人进行战斗。

④⑩挈 (qiè 窃) 携带。将 (jiàng 匠) 率领。鬓有丝 鬓角上已有白发。

④⑪依稀 朦胧, 不分明。慈母泪 由于当时关于鲁迅被捕的谣言很多, 鲁迅的母亲远居北京, 为儿子的处境担心, 这句话是说在梦中仿佛看见母亲为自己忧急得掉泪。

④⑫大 (hài 代) 王 北方把占领山寨, 打家劫舍的强盗称为山大王, 这里指各派军阀。变幻 变化莫测。“城头变幻大王旗”, 是指当时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 使城市的归属变幻不定。在这里, 鲁迅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些战争实质上是狗咬狗的强盗之争。

④⑬朋辈 即战友们; 指被杀害的“左联”五位青年作家。

④⑭无写处 是说在反动派文化“围剿”极其严酷的情况下,